

云中岳武侠精品

青锋惊雷

红粉佳人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云中岳武侠精品

红粉佳人系列

青
锋
惊
雷
(下)

台湾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 四 十 章	义救庄主	(761)
第四十一章	沼泽死决	(786)
第四十二章	穷追老魔	(805)
第四十三章	深山恶斗	(824)
第四十四章	力歼劲敌	(846)
第四十五章	雾疑云诡	(864)
第四十六章	九阴教主	(883)
第四十七章	虎穴寻踪	(907)
第四十八章	狭路相逢	(927)
第四十九章	三妖毙命	(950)
第 五 十 章	暗夜奇袭	(964)
第五十一章	反败为胜	(975)
第五十二章	冲破埋伏	(992)
第五十三章	邪术妖法	(1013)
第五十四章	罪有应得	(1030)
第五十五章	茅寮惊变	(1055)
第五十六章	九鲤山下	(1075)
第五十七章	死亡陷阱	(1091)
第五十八章	自相残杀	(1109)
第五十九章	剑蒂情梦	(1125)

第四十章 义救庄主

奚、范、彭三人只吓了个胆裂魂飞，麻木地站在原地发抖，脸无人色。

烟波钓叟的钓竿长有一丈，钓丝则长丈二。丝粗仅一分，似乎是半透明的，似丝非丝，似筋非筋，像是柞蚕断腹浸醋所抽的大丝；但哪有这么大的柞蚕，可抽丈二长的丝？钓钩其色灰绿，是左右双钩，下带尖刺，长约三寸。大概是钓鳌的钩，江湖之内没有能吞这种钩的大鱼。

“谁还想逃走？”烟波钓叟阴笑着问。

钓竿一抡，钓丝拂出，破风厉啸令人闻之心胆俱寒，脊梁发冷。

奚、范、鼓三人心胆俱裂，扭头向沼泽狂奔而去，水声乍起。

耿庄主泪下如雨，以手掩面仰天长号：“天哪！我有何面目见朋友于地下？”

他拔剑出鞘，向沼泽举步。

风扫残云冷哼一声，阴笑道：“你走，老夫立将你一门男女妻小拖来赶入沼泽。”

印珮伸手急拦，沉声道：“庄主，不可造次。”

所有的人，皆掩面转首，不敢看郎壮那血肉模糊的凌乱尸骸。

耿庄主大哭道：“让我去死！让我去死……”

印珮凜然地说：“你死何益？赔上一门老少妇孺，于事何补？回去，看开些。”

远处沼泽中，突传来两声凄厉刺耳的惨号。

风扫残云狂笑道：“哈哈！鬼斧神工黎老兄的绝活，果然天下无双，灵光极了。”

左首一位五短身材三角脸老人嘿嘿笑，说：“不是我鬼斧神工黎培杰吹牛，天地间能入阵接近囚笼的人，尚未出生呢。已倒了两个了，他们仅能进入五十步，第一关也过不了。”

“啊……”惨叫声又起，水声隐传来。

“第三个完了。”鬼斧神工得意地说。

“走吧，只等来人送死啦！”风扫残云大叫，得意已极，转向耿庄主说：“等救人的人前来时，你带他们进去救人。”

天残叟接口道：“你如果敢拒绝，老夫首先将你的妻女分尸。”

众凶魔扬长而去，留下一堆伤心惊惶的可怜虫。

洞庭蛟最后离开，高叫道：“还不快走？在一刻时辰之内，你们如不入庄，杀无赦。”

“走吧，耿庄主。”印珮沉声说。

他一直就在打量沼泽，以及相度四周的形势，心中不住思量对策。

进庄之后，他回到工作小室，埋头准备一切。

不久，房门响起三声轻叩。

他一怔，问：“谁呀？”

门外有人答：“是我。”

他一愣，是女人娇嫩的嗓音，不知来人是谁，说：“我说过不许人前来打扰的。”

“劳爷，请开门。”

“你到底是……”他拉开了门。

一位双目红肿，神情憔悴的美丽少女，在室门盈盈下拜，泣道：“劳爷，请……请救我爹……”

“哦！你是……”

“贱妾耿敏华……”

“哦！你是庄主的千金。耿姑娘请起，进来说话。”

耿敏华虚弱地随他人室。室中很乱，堆放着各式各样奇怪玩意，有些粗重，有些细小。

他请耿姑娘落座，叹口气说：“姑娘，但愿我能帮助你。”

“劳爷，你能的，只有你……”

“在下独木不成林，委实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姑娘恐怕要失望。”

“贱妾听随往的人说，所有的人中，只有劳爷能谈笑自若，脸无惧容，显然无畏惧……”

“姑娘，在下有自知之明，委实不是众老魔的敌手，鸡蛋碰石头，后果不问可知。”

“可是……”

“姑娘，在下将尽力而为。”

“劳爷天恩，小女子无以为报，愿来生结草衔环……”姑娘一面说，一面盈盈下拜。

他闪在一旁，伸手虚引道：“姑娘请起，有话好说。快去请令尊前来一谈。”

耿姑娘大喜，急步走了。不久，偕同愁容满脸的耿庄主匆匆而至。

双方客气地落座，耿庄主惨然道：“劳兄，兄弟已看出你是非常人，我已六神无主，一切须仰仗劳兄成全……”

他摇头苦笑，抢着说：“耿庄主，目下不是说客气话的时候。目下最要紧的是，得商量诸位自处之道。”

“兄弟是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

“今晚在下要出去，到沼泽一行。”

“什么？你要去……”耿庄主大惊地问。

“目下惟一可解贵庄困境的是，在下跑趟沼泽，方可解诸位的困境。”

“你是说……”

“我要在沼泽中与他们决一死战，老魔们不死，咱们将同归于尽。”

“可是……”

“这是惟一的生路。我一进沼泽，他们将跟去。如果在下不幸丧生，诸位便得自寻生路，必须在我出庄不久之后沼泽有了动静，便从庄后向山顶逃生。如果我所料不差，在下一出去，他们便会跟来。切记从山顶脱身，他们决不会想到你们舍近求远走山顶。”

耿姑娘惊叫道：“劳爷，你一个人，怎能……”

他淡淡一笑，说：“我已摸清他们的底，对沼泽也摸清了五六分。如果我早知沼泽陷阱出于鬼斧神工之手，我早就前往一试试了，他那几手绝活，并不算神奇。”

“劳爷，为了我们，你轻生涉险……”

他苦笑，说：“其实也是为我，咱们生死息息相关。”

“可是……”

他挥手，笑道：“我意已决，不必多说了。耿庄主，请叫人杀一头羊，将内脏送来，多带一条羊腿。同时，务必严守秘密，切不可让老魔们起疑。”

“好的。”

“你们脱身时，如果碰上拦截的人，只消说在下是落魄穷儒的弟子，已约好前来救人的长辈往沼泽救人去了。”

“什么？你是……”

“不要问我是谁。”他泰然地说，顺手搬出三具粗制的匣弩，一袋竹制的箭，又道：“匣弩每发五枝，在三丈内足以击破老魔们的护身气功。这是你们惟一保命的利器，大概只有使用一次的机会，千万不可乱用，非不得已切勿亮出。”

“劳兄……”耿庄主颤声叫。

“现在，贤父女可以走了，切记不动声色。在下还有几件小玩意急需完工，请勿再来打扰。”他下逐客令。

他将一块旧布掩住匣弩，递入耿庄主手中。

耿姑娘再次拜倒，颤声叫：“恩公天恩……”

他闪在一旁，苦笑道：“在下不敢生受，俗礼免了，贤父女请吧！”

一个时辰后，羊腿与羊内脏送来了。

好漫长的一天，终于夜幕徐张。

印珮带了一把粗制的强弓，在庄南发射出第一枝箭。箭尖带了一块羊内脏，破空飞行居然远及半里外。

共射出六十余枝箭，分向南、东南、西南三处方位射出。半个时辰之后，他再向北、东、西射出六十余枝箭。

二更初，他背了一大袋零碎出门。

耿庄主父女在大厅相送，一声小心珍重，父女俩泪下如雨，姑娘拜倒在地。

他大踏步出门，直趋庄门。大有风萧萧的气概。

刚飞越棚场，庄门外两侧黑影暴起。他双手齐扬，两把竹制的小刀，半分不差贯入两黑影的咽喉。身形疾闪，他已掠入茫茫夜色中。

庄四周五十步内，只有草没有树，这是村落防兽的布置，不会有猛兽接近。

他伏地蛇行，逐步探进，费了一刻工夫，方平安地通过了草地。

草地尽树林现，他安全了。

树林中，有两具被毒死了的狗尸。

他仍不敢窜走，手膝皆备有护套，小心地爬行而进，左绕右折小心翼翼，通过了六处暗桩。

经过多天来的观察，他已摸清了暗桩的每一个位置。

脱出一里内的警哨网，他心中大定，扭头向章华山庄祝告道：“愿上苍庇佑你们，我已顾不了你们了。”

是的，他已顾不了章华山庄的人了，他已尽了心力。现在他自己的处境已凶险万分，自顾不暇。

如果他想独自逃生，那是易如反掌的事。

可是，他不能独自逃命。落魄穷儒在池州山区救了他的命，复有半载授艺传道的情义，恩重如山，他义无反顾。

摆在他面前有两条路：逃命与救人。

逃命是活路。

救人，九死一生。

他仰天吸一口气，仰望天上闪烁的星辰。一颗流星划空而降，划出一条炫目的闪光，刹那间便消失在地面上空。

“人，哪能不死？永恒星星，也有陨落的一天哪！”他喃喃自语。

流星的陨落，并未带给他感伤的情绪，反而激起了他的斗志与万丈豪情，胸膛一挺，面露微笑大踏步越野而走，向沼泽区昂然挺进。

情绪的变化，可影响信心和勇气。现在，他的情绪安定下来了，伤感与恐惧远远地离开了他，信心与勇气在逐渐增长中。

他走上了救人的路，步伐坚定毫无迟疑。

但不管怎样，他心中并不能完全摒除杂念，恐惧死亡的本能与生俱来，想克服这种本能并非易事。

因此，在他的内心深处，难免泛出一丝淡淡哀愁。在感觉

中，依然有轻生赴死的意识存在。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种念头令他确也有点心悸的感觉。

距沼泽已不足半里，他重新开始爬行。警觉性令他加倍小心，本能的恐惧令他避免意外的凶险。他一步步走向不测的死亡陷阱，一步路接近凶险与死亡。

芦荻丛在望，前面是一排树影。

每一株树都像有人，似乎在等待他投入天罗地网。他身形尽量放低，速度放慢，一寸寸向前挪移，双手轻柔地压拨挡路的丛草，是那么轻灵，那么温柔。

因此草叶皆无声无息地任由他摆布，任由他的身躯从上面轻轻地滑过，没有任何声息发出。

这是慢得令人窒息的艰巨路程，是考验耐性与意志的试金石，忍耐工夫不到家的人，决难办到。

生死关头，心浮气躁足以致命。

如果他不能悄然进入沼泽内而被人发现，他便无法从容找出埋伏机关，也就没有布置阻敌机巧的余暇。

那么，他将永远成为被追逐的对象，永远受制于人太危险了。

五丈、四丈……半点不假，一株树干下蹲着一个人，脸向外纹丝不动。他似乎看到对方的双目，映着朦胧星光而像狼睛般发光；其实人的眼睛夜间是不会发光的，仅是他的错觉而已。

三丈、两丈……好慢，好艰难。对方一无所觉。

他取出一具小弓，搭上了一枝小巧的竹箭。

印珮费了不少工夫，接近警哨身前两丈左右。他必需无声无息地解决警哨，绝不能失手。

因为他知道，警哨后面不远的沼泽边缘，必定有另一名或一组警哨相呼应。洞庭蛟的手下百十名水贼，很可能来了不少，这

一位单哨已经很可疑，按理应该派复哨的。他想：会不会是引人上钩的诱饵？因此，他必须特别小心。

他取出了特制的精巧小弓，搭上了一枝小竹箭。这一箭必须贯入对方的咽喉，方可避免警哨发信号传警。

天色太黑，对方一直蹲坐不动，似乎头抬得不够高，射咽喉恐有困难。

他想起了诱饵，手上一阵迟疑。

“是否行险一击？”他不住思量，不断权衡利害。

终于，他决定等候机会，对可疑的征候，他不能鲁莽从事。

长夜漫漫，刚三更天，他有的是时间。

在他的计划中，本来就决定白天救人。他并不轻视鬼斧神工的机关埋伏，虽则他早从乃师酒狂处熟悉鬼斧神工的绝活。

酒狂游踪天下，无所不知，见闻广博，无所不能。他已获酒狂衣钵真传，所以有恃无恐。但小心撑得万年船，他不敢有丝毫大意，夜间在沼泽斗智斗力，稍一大意便一切都完了。

他这次下定破釜沉舟的决心来救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决定不许有千万分之一的错误发生，不然万无生理，时间的控制必须准确无误，只有晚上准备白天决战方能把握胜算。

等，等得心焦。

怎么？这位警哨为何毫不动摇？

不久，沼泽边缘突传出一声夜鹰的清鸣。

左方的树林有了回音，是两声清鸣。

右方的矮树群，也传出一声枭鸟的啼声。

怪！这位警哨怎么毫无动静？

前左右三方皆有信息，左右两方的声源很近。不管他向任何一方移动，皆需遭遇同样的困难。因此他必须从此地通过。

久久，愈等愈心焦。终于，他恍然大悟，忖道：“该死！我上当了！”

他收了小弓箭，小心地向前爬行接近。

接近至八尺内，他浑身皆跃跃欲动，只要对方有所动静，任何时候他皆可一跃而上制敌死命。

果然不出所料，是个精工制造的皮制假人，制得极为精巧，甚至四肢五官皆与常人无异。

他先察看四周、上空，确定没有看守的人，方从斜方向超越。

他摸到了皮人身上拉出的弦线，心头一块大石落地，也悚然而惊。

假使刚才用小弓箭袭击，皮人破即气泄，必将触动消息。如果扑上，更糟，触动弦线，必定遭殃。

他不得不佩服对方制作的灵巧，必定出于鬼斧神工之手。

过了一关又一关，下一关正是生死关头。他向先前联络信号发出处蛇行鹭伏而进，但方向略向右偏。

这次，他又料错了。对方发出联络信号，已换了方位，恰好截住他必经之处。

幸好这一带的草比前一段高些，足以掩住身形。但也因草长而增加困难，压下与拨分皆须特别小心以免发出音响。

他看到了芦荻前的两个人影，已经接近至三丈左右了。芦荻高有丈余，警哨站在前面，委实难以发觉，但他却发现了。

两个警哨一坐一立，站立的右手刀隐肘后，左手握着八寸长的传警芦哨。坐着的膝上搁着警锣，剑系于背，手握锣锤。

两人不言不动，仅不时转首以目光搜视可疑事物。

他更小心了，一寸寸向侧方移动。

芦荻半枯，进入决不可能不发出音响，我必须除去这两个警哨。

他到了警哨侧方两丈左右，前面就是坐着的警哨。

又是一阵令人心焦的等待，他必须等下一次联络信号发出方

可动手，不然邻哨发觉有异，那就麻烦了，再说，会不会巡哨的人前来？他必须定下心神等候。

久久，右面传来了脚步声，接着传来弹指三响。

坐着的人挺身而起，立着的人则弹指两响。

片刻，脚步声已近，六个黑影踏草而来。

“怎样？有动静么？”领先的人走近低声问。

立着的警哨收了刀，说：“没有。听说这地方有鬼怪龙蛇，一个更次之内，怎么连里面都毫无动静？静得好怕人。”

巡哨的领班笑道：“怕什么？老三，你不是不相信有鬼神么？”

“我才不相信有鬼神，只怕有人前来杀人，未能发出警号，我可就完了。”老三似有恐惧地说。

“呵呵！老三，放心啦！等庄外有犬吠声传来，你再紧张尚未为晚，换哨。”

两名黑影上前，接受芦哨和警锣。巡哨领班叮咛一番，最后说声小心了，方带了两名旧警哨，六个人向右匆匆走了。

印珮暗叫一声侥幸，感到了手心腻腻地，出了一身汗。

他仍在等候，小弓已准备停当。

如能顺利除去警哨，他有一个更次自由活动的时刻。等，是值得的。

不久，警哨发出了第一次信号，仍是一声夜鹰的清鸣。等左右两方皆传来回音，其中一名警哨向同伴说：“我真不明白，既然来救人的人必须到章华山庄，而任何人也休想出庄不被发现，何必守得这么严？咱们人数有限，一守就是一个更次，一夜中可能轮两次班，白天又忙得晕头转向，不怕累死人么？”

同伴哼了一声道：“四兄弟，别埋怨了，咱们下面的人，已经够幸运啦。上面守住山庄的人，连换班的机会都没有呢。十六处伏桩，八处哨位，共三十二个人，全夜负责，连打瞌睡的机会

都没捞上呢！你还埋怨什么？”

“但他们白天可以整天睡大头觉，咱们白天不但还要放哨，还得做工干活。”

“他们冒的风险比咱们大，没错吧？”

“说起风险，兄弟更糊涂了。”

“你糊涂什么？”

“这里既然是鬼门关枉死城，人进去万无生理，那么，为何要派人把守？让他们进去送死，岂不省事，派人把守反而会将人吓走，怎么一回事？”

“你真糊涂。要知道，不管任何机关陷阱，如果没有人把守控制，必定形同废物。你不要小看了要来的人，落魄穷儒的朋友，必定是江湖上了不起的高手名宿，岂是好相与的？”

“这么说来，咱们在此把守，风险岂不更大？”

“谁要你把守？只要你传出警号。”

“可是……”

“警号发出，便没有咱们的事了，八位老前辈便可入内擒人。咱们如果强出头，即使有九条命也保不住。因此你千万别糊涂，发现有人闯入，只发警号便可，躲得远远地，保证可以多活几年。”

四兄弟伸伸懒腰，猛打呵欠，说：“反正依你说，咱们该轻松些，你先假寐养神，怎样？咱们轮流休息，这些天来，真累惨了。老天！但愿这里有一张床。”

“呵呵！最好床上还有一位娇滴滴的花姑娘。你先养养神，我看上半个更次。”

“也好，你小心了。”四兄弟一面说，一面坐下了，警锣搁在一旁。

刚坐下伸懒腰，咽喉便挨了一箭，向后一躺。

同伴哼了一声，说：“四兄弟，怎能躺下来？你连假寐都不

懂？假寐该是坐着的。”

四兄弟手脚一阵痉挛，并未坐起。

“咦！你怎么啦？”同伴讶然叫，走近察看。

右兄弟突然从后面扑上，快逾鬼魅幻形，左手勾住对方的脖子，右掌疾落耳门。他将现场的遗物全部带走，两具尸体也拖入沼泽，往泥淖中一推，开始进入沼泽。

他的一双脚除了快靴之外，防水油绸制成的水靠裹住了全身，头上也带了油绸头罩，只露出五官，全身灰绿，夜间看去，极为唬人，胆小朋友看了，不吓死也得惊破胆。有了水靠，不仅可防水，更可防止可怕的水蛭袭击。

他一步步向里探，钻入芦荻。不久，地面开始泥泞，一脚踏下去，淤泥直掩至膝上方。

“首先，我得找到通道。”他想。

他已摸清沼泽的形势。八位老凶魔让山庄的人参予构工而不将人扣留或灭口，这是最大的失策。

他向侧方移动，不久便找到一片坚硬的地面。

“是这里了，这是三条进入道的中间一条。”

他用一根八尺长带了枝叶的软木树枝开道，前面更捆了一束芦荻，略具人形，一步步摸进。

四周黑黝黝，软木与一些可在水中生长的怪树生长其间，还有一丛讨厌的芦荻竹，每株粗如拇指，密密麻麻真不好走。

正走间，“啪”一声响，在前面开道的一束芦荻，被一片横架在地面的竹刀所击碎。

“找到了！”他欣然自语。

他解下背袋放在一旁，用芦枝重新做了一个假人，自语道：“现在，来找找附近的杀人利器。”

任何机关埋伏，如果没有人看守，便形同虚设，来人如有充裕的时间，而且精于此道，便无法构成威胁了。

不久，他找到第二处陷阱，那是一座刀坑，上面的翻板在他左手的软木杖探索下露出原形。

已找到两处机关，其他的埋伏便可以按方位决定搜寻了。机关埋伏如不按方位设置，设置的人岂能进入？

他找到了三处，冷笑道：“好吧，咱们较量较量。鬼斧神工自称精于奇门遁甲术，因此喜用奇数。按地势，这里是五行阵。北面，定是三才。南面，可能是复始，或者是真武；向东往里走，如不是真武便是九宫。且先看看是否有正有反，或者正反事用。”

不久，他回到西面，冷笑道：“这里是复始，里面是一正一反，他的布置是正三才，反五行；下真武，反九宫。好啊！我给他加上偶数。反太极，正四绝反六合，正八门。”

花了一个更次，他一背袋的零碎杂物已所剩无几，深入两里地，但在核心部位发生了困难，他不知囚笼放在何处，核心空无一物。

天色不早，他不可能搜遍全沼泽。一条通道已令他精疲力竭，其他两条已时不我予。

他只好改变策略，回到沼泽外。

五更将尽，东方发白。

他向外走，不再掩藏。臂套系在水靠外，里面是他的宝刃青锋录。左肋下一个大革囊，里面有百宝。

前面出现两警哨，听到他的脚步声，吃惊地转身，其中之一大叫：“你是人是鬼？”

晓色朦胧，他装扮确像鬼怪。

他不加理会，仍向前走。

五丈、四丈、三丈……两警哨骇然后退，一个叫：“快鸣警锣。”

他步步进迫，说：“是啊！快鸣锣告警。”

“你是……”

“是人，来救落魄穷儒的人。”

两警哨大骇，扭头撒腿狂奔。警锣急鸣，芦哨声划空而起。

他飞掠而进，一把抓住一名警哨的手和腰，说：“叫吧，大声叫。”

“救命……”警哨狂叫。

另一名警哨，已逃出五六丈外去了。

各处皆传出警锣声与芦哨声，已可看到朦胧的飞掠人影。

“救命……”被控制的警哨声嘶力竭地狂叫，吸引赶来的人。

赶来的人好快，最先到达的是洞庭蛟，随行共有十二名水贼。他们住在附近，因此到得最快。

洞庭蛟佩了分水刀，身上穿了防身短甲，立即列阵，拔刀怒吼：“什么人？亮万！”

他仍然抓住警哨，仰天长笑道：“姓印，行三。谁愿意带路进沼泽？”

一名大汉拔出分水刺，吼道：“当家的，兄弟擒他。”

“好，小心了。”

一声怒吼，人冲进钩挥出，钩沉力猛，声势惊人。

右面将警哨向前一推，闪电似的随后切入。

“嚓！”钩击中警哨的肩颈。

右面一闪而入，左手扣住对方的右腕脉夺钩，右掌来一记“五丁开山”，几乎把对方的脑袋劈成两片。

“砰”倒了两个人。

两名大汉立即扑上，双刀泼风似的递到。

“铮铮！”双刀被钩震开，大发神威，大喝一声，钩影再张。

“嚓！”右方的大汉脑袋分家，被锋利的内钩刃钩断了脖子。接着钩影一旋，钩尖刺入左方大汉的腰肋，猛地一带，大汉随钩撞来。